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你未免把自己說得太高了，這些破銅爛鐵連我都無以奈何，又怎能傷得了黃姑娘，否則在這麼多的人中，我為什麼偏偏要選她出來替我收拾！」

呂子奇一哼道：「老夫不信……」金蒲孤含笑對黃鶯道：「黃姑娘，呂者頭兒認為他送了你一個大人情呢！你可不能白欠一份冤枉的人情債，拿出兩手給他看看！」黃鶯莫名其妙地道：「我領了什麼人情？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長白山的金錢鏢絕技的確是天下第一等的手法，呂老頭算是看得起我，居然把他最得意的化身萬千手法用出來了，那一枚錢鏢雖然被我劈分了好幾片，可是每一小片仍有無窮妙用，祇要他不將勁力收回，依然可以隨他的心念而起傷人……」

黃鶯不信道：「我在整理碎片時並沒有什麼感覺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那是呂老頭好心，他怕會誤傷到你，所以把勁力收了回去，祇有留在桌子上的半枚還在他的勁力遙控之下，你把它拍出來後，不是馬上就飛起來向我攻擊嗎？幸虧我

帶著你送給我的修羅刀，利用那無堅不克的刀鋒，把它絞成無數碎粉，呂老頭兒無法分心照顧那麼多，才算是真正放棄了！不過他認為若不是將碎片上的勁力收回，你一定逃不了，我想你不至於如此膿包吧！」

黃鶯怔了一怔才道：「那真是算他運氣好，要是我發覺他跟我的為難，一定不饒他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光說是不行，你必須叫他看著，他才會死心塌地，現在就把這張桌子當作呂老頭兒，你準備怎樣對付他？」

黃鶯想了一下，忽然伸手一探腰間，銀光乍閃即收，她已用最快速的手法把修羅刀送回鞘中道：「我要他不死不活地做個沒腳螃蟹！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幸虧他沒有真的惹你，否則這個滋味可不好受！」說著將桌面輕輕一抬，隨手掀翻在一旁，桌子四隻木腳都被刀鋒掠過，斷處不差分毫，恍如用刨於刨過一般，光滑異常，眾人更是大驚失色，刀斷桌腿不希奇，奇在那桌面約三尺見方，四條桌腿各佔一角，黃鶯以一刀之威將它們同時創斷不算，那桌面居然一點不動，也沒有發出一點聲音，更沒有一個人發現這件事。

頃刻之間，奇事迭出。

呂子奇的錢鏢固然驚人。

金蒲孤破解的手法已臻化境，黃鶯用刀斷桌腿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神功了，難怪一個個都瞪目咋舌，一聲不出！

金蒲孤朗聲一笑道：

「呂老頭兒我沒有騙你吧，假如你那時稍存歹念，斷腿的就不是這張桌子了，好心有好報，可見做人還是以忠厚為上……」

呂子奇怔了良久才一歎道：「算了！金蒲孤，算你厲害，老夫這雙手交給你！」金蒲孤微笑道：「隨我怎樣動用它們嗎？」

呂子奇頹然道：「不錯！可是若你叫它們做有違良心的事，還是砍下來由你自己去指揮它們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假如我叫它們去殺一個欺師的逆徒與一個卑劣的小人，你會反對嗎？」

呂子奇道：「老夫發誓絕不殺人！」金蒲孤哦了一聲道：

「我倒忘了這一點，那就照你的行事準則，懲誡他們一番。你總不會拒絕了！」

呂子奇想想道：「我還得看看對象是否真如你所說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我絕不叫你行不義之舉，而且這也是為著你自己清理門戶……」

呂子奇一怔道：「清理門戶？我們下……」

金蒲孤抓手指石慧與邵浣春道：

「你們門下祇有這一個弟子，她卻欺騙你，陷你於不義！她身旁站著的就是一個最卑劣的小人！」邵浣春大為失色道：「姓金的！你不要血口噴人！」（一二一）



沒想到，聽到這樣的話，歐嘉芝不怒反笑，祇有微微抽搐的嘴角，不小心洩露她快「抓狂」了。

「喔！那可能是閣下的問題了，某些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的人，總是會錯把自己的想像當成事實。」唸書時，她，歐嘉芝，可是辯論比賽的常勝軍。

辜仲喝整張臉都綠了，他沒想到自己會反被「虧」。

「時間不早了，我店裡還有事，所以要先失陪了。仲柔，我們再電話聯絡，再見。」

這次不僅是消音，歐嘉芝還很存心、很故意、很不爽地，把他當成了隱形人。

「啊——」咬牙切齒的怒吼聲，在歐嘉芝旋風似地衝進辦公室的那一刻響起。

「我們以前見過面嗎？」他竟敢這麼問！

歐嘉芝一臉鐵青的在辦公室裡猛繞圈子，心裡猛詛咒那個沒良心的傢伙。半年前他還在這裡跟她保證過，說絕對絕對不會忘了她的。

狗屁！通通都是狗屁！

她氣得把一疊圖紙從抽屜裡拿出，每張圖紙上頭畫的全是同一張臉，差別祇在表情。

歐嘉芝隨便抽出一張，把它貼在牆上的鏢靶上，然後開始射飛鏢，每支射出的飛鏢上，都載著她這半年的等待與失望。

虧她這麼想他，他竟然把她給忘了！

更氣人的是，她心裡的失落感居然這麼重，重到她連形象都不顧、連基本的待人禮節都不見了。

敲門聲響起。

「進來。」歐嘉芝停下所有動作，讓自己冷靜，她不想在助理的面前壞了形象。

開門進來的人是小雅，她手上端了一杯涼茶，準備給她消炎用的。

「老闆，我幫你倒了杯茶。」

看到老闆一進門時那種像被人倒債幾千萬的神情，大伙就覺得不對勁了，窩在門口偷聽之後，又聽見辦公室裡傳出乒乒乓乓的怪聲，就覺得更不妙了。

「謝謝，你放下就好。」

「喔。」在放下涼茶的同時，小雅瞄到那張祇差一點就被老闆射成蜂窩的大臉圖。

噢，這張臉看起來好眼熟？啊！對了，上午宇宙集團的夫人跟小姐才來店裡試過婚紗。

「老闆，你認識他啊？」小雅的眼裡散發出光芒。

「誰？」一時間，歐嘉芝不太明白小雅問的是誰。

「他啊，宇宙集團的第二代接班人！他可是目前名媛選的鑽石單身漢第一名，不但又帥又有學問，而且還很有錢呢！」

小雅興致勃勃地指著鏢靶上的大臉說道，興奮過度的她忘了那張臉上還有幾支鏢插著。

「喔，原來他這麼紅啊。」歐嘉芝的臉上已經覆上一層厚厚的霜雪了，偏偏還有人不知死活的一直講。

「對啊！唉，真希望有一天他能陪辜小姐來咱們店裡。」小雅一臉夢幻，腦海裡浮現巧遇白馬王子的戲碼。（三十）

天使花嫁

陶樂

八

墓

村

● 橫溝正史

想起當時的情景，我就非常感謝養父，雖然幾年之後曾經因為和他在意見上起衝突一怒之下離家出走，最後連和解的機會都沒有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實在感到遺憾。

養父名叫寺田虎造，是神戶造船廠的工頭，年齡和媽媽相差十五歲。他的體型高大，有張絳紅色的大臉，乍看之下好像凶神惡煞一般，但是現在回想起來，他的確是位心胸寬大的好人。

母親為什麼會跟這個人在一起，直到現在我依然不明瞭，但是他非常鍾愛媽媽，也很疼我。知道他是我的養父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，因為戶口名簿上清楚地寫著我是他的小孩，所以我的名字依然還是寺田辰彌。

但是有一件事一直讓我感到很不可思議，我隨身帶在身上的護身符裡面，有一張媽媽為我收藏的臍帶書，上面明明寫著我是大正十一年出生，而戶籍謄本的出生年月口卻是大正十二年，所以實際年齡應該是二十九歲的我，卻變成了二十八歲。

有關年齡的問題先擱在一邊，媽媽在我七歲的時候過世、從此之後，我前半輩子最幸福快樂的日子倏然中斷。不過，這並不表示我往後的生活很悲慘。

媽媽死後第二年，養父再娶一個新太太，她和媽媽不一樣，身材高大，開朗愛說話。前面我說過養父是心胸寬大的人，媽媽死後，他便負起養育我的責任，供我上學，直到商校畢業。

商校畢業那年，我和養父吵了一架，便離家出走，搬到與朋友住在一起。

家，已經被無情的戰火摧毀，養母和弟妹們也不知去向。我四處打聽，才知道造船廠遭到空襲的時候，養父被炮彈的碎片擊中不幸身亡。屋漏偏逢連夜雨，以前上班的那家公司也倒閉了，何時會東山再起已不得而知。

走投無路之下，幸好學生時代的朋友介紹我到一家戰後新成立的化妝品公司上班。這家公司的業績並不特別好，但也不至於支撐不下去，至少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，我可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開銷。

如果不是因為發生那件事，使我灰色的人生加入一點紅色的色彩，或許我現在還過著窮苦平凡的日子。但也因為這件事使我一腳踏入目不暇給的離奇冒險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世界裡。

事情的先兆是這樣的。

我永遠不會忘記去年（昭和二十X年）正月二十五日早上大約九點左右，我剛到公司，課長就將我叫到前面，盯著我的臉說道：

「你早上聽過收音機嗎？」

我口答有，於是課長又再問我：

「你的名字確實就是辰彌吧！你父親的名字是不是虎造？」

今天早上的廣播節目和我、我養父的名字有什麼關係？我一方面覺得孤疑，一方面回答課長「是的」。

「那就沒錯，果真就是你，有人在尋找你呢！」

課長接下來的話讓我感到很驚訝。根據課長的轉述，今天早上收音機裡的尋人時間有人尋找寺田虎造的長子寺日辰彌，如果有人知道寺田辰彌的下落，請通知下列住址，如果寺田辰彌本人聽到廣播，請直接前來會面。（八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謀為不轉，朝中祇怕了裴荆部、宣學士二人，還不敢動彈，但牙爪已成。這個風聲已有些傳到朝中來，眾文武俱吃一驚，祇有天子不知。卻拿不住他一個實證，不敢劾奏。唯裴爺是個精明強幹之員，每日朝中出入，俱留心此事。

這一日，也是奸相的逆謀應當敗露。裴爺正出朝來要回衙門，未到里許，忽見前面兩個人在那裡廝打，一個黑凜凜的大漢，將一個少年漢子捺在地下，拳打腳踢，打得地下那漢子喊叫救命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道：「將這大漢並被打的漢子帶來見我。」手下答應去了。兩個人叫那大漢：「莫打！快會見老爺，有話問你！」

那大漢並不睬睬，還是打他的。二人向前來拉，被大漢一手掃去，二人俱跌倒在地，急急爬起來回裴爺。裴爺大怒道：「如此撒野，這還了得！」又吩咐：「添六個人上去，用大鐵鍊鎖來！」下面答應，蜂擁而去，共是八人，方把一個大漢捉了鎖將起來。地下被打的漢子也爬起，跟著到了裴爺面前跪下，那大漢還立而不跪。裴爺先問那被打的漢子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因何被他打的？」

那漢子稟道：「小的叫段二，本京人氏，賣菜為生。因今日挑了擔子上街賣菜，遇見這大漢問路，問蔣丞相府在哪裡。小的回他在杏花街上。他一定要小的引他去，小的怕耽誤自己生意，不肯去，他就把小的菜也掠吊了，籃子也踹破了。是小的時一不忿。要與他拚命。哪知他人長力大，將小的攆倒在地，一陣亂打，打得小的渾身疼痛。望老爺救命呀！」

裴爺見這大漢異言異服，形跡可疑，又是来找奸相府的，必有原故。當街不便相問，賞了段二一個銀鏰子，「賠你菜擔，你做生意去罷。」段二千恩萬謝而去。裴爺將那大漢帶至衙門，坐堂審究，命牙役在他渾身一搜，搜出兩邊裹腳打腿內每邊一把瘦描條利刃，肚兜內四個金條，一色洋錢，並無別物。問他哪裡人，他回說是車遲國人。問他到中原來找蔣相做什麼，他就支吾不答。反覆窮詰，並不開口。裴爺大怒，先打了一百個掌嘴，又套上銅來棍，三收三放，大漢依然不招。及用到錫蛇紅繡鞋諸般飛刑，才打熬不住，招出是國王打發他來下書與中國蔣丞相的。裴爺又問：「書在哪裡？」大漢回道：「現在頭髮肚裡。」裴爺又叫人在他頭髮內果搜出一封私書來。外面還有車遲國寶印。拆開從頭一看，祇唬得裴爺魂不在身。書中甚話驚人？且看下文。（七十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

45年
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